

过年了！今年的年俗肯定又要同往年不一样。这是左邻右舍在电梯里、弄堂小区里碰到，必然要涉及的一个话题。现在逢到过年，老人们都会感叹，现在过春节，年味是渐渐淡了。再不像原先那样，有那么多规矩，那么多的讲究，很多事情，只能意思意思，走一个过场。意思到最后，不知不觉就消失了。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过春节，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家家户户要打扫卫生，家庭里要为每个孩子准备新衣裳，孩子们私下议论得最为热烈的，是过大年夜那天夜里，会给多少压岁钱；并且猜测着，压岁钱是睡觉之前给，还是等小孩睡着，悄悄地塞在孩子的枕头底下，让小孩在春节一大早醒过来，就会有惊喜。从小孩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就有个一切重新开始的心情。

也有的孩子因为考试的成绩差，或者是学校的表现受到批评，甚至老师年终的品德评语直接指出了他的种种不足，除夕那晚没有拿到压岁钱，心里说今年是得不到奖励了。而到一觉醒来，意外地看见了压岁红包，孩子必然拿这件事在小伙伴中间炫耀，并且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一定不会让家长们失望。

在一个家庭里，过年最大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小孩们看重的压岁钱，而是祭祀活动。过了腊八节，家里的老人就开始唠叨祭祀了。置办些什么食品，是选择老母鸡，还是腊鸡？总而言之，鸡、鸭、鱼、肉四大样要备齐，祖父祖母或外公外婆中的某一位，还会提出，哪个已逝的先人生前喜欢吃雀舌，天天晚上要抿一口酒，要把他喜欢吃的东西备齐，菜要炒得香，酒要选择好一些的。小孩子们往往听了觉得好笑，所有准备的菜肴，到头来都是家人们欢天喜地吃的，偏偏要借着祖宗的名义说是为他们准备的。

记得是在腊月廿四以后，各家各户根据商定的日子，会聚在一起，举行祭拜老祖宗的活动。家家户户都设起供桌，供桌前方还有祖宗们的一张照片。有刚记事的娃娃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家中的大人就会指着告诉孩子，这是太祖，这是老外婆的妈妈，小娃娃听着，巴瞪巴瞪睁大一双眼睛点头。然后大人们先后在供桌前的坐垫上虔诚地跪下，朝着祖宗们的照片磕头，膜拜。不少人会点起蜡烛燃起香。大人们磕过了头，会让家中每一个从大到小的孩子照着做，把这一仪式认认真真做完。

隆重祭典的人家，往往是家境比较富足的，除了供桌上放满了美味佳肴之外，会点燃起大红蜡烛，粗粗的香，供桌上罗列的饼、水果令人眼花缭乱。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春节的祭祖是最为热烈和普遍的。可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年俗活动不知不觉地淡化和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二是社会上提倡“破旧立新”。破旧就是破除旧风俗、旧习惯，立新就是树立新风尚、新习俗。发展到后来的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上海过新年时的年俗活动，便也演变成一大家人团聚一聚，在相互恭贺新年的说话间，缅怀一下记忆中的老一辈人。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只是相约在一家住房宽敞点的亲属家聚一下的话，到了改革开放初成果时，一家人的团聚就移到了饭店酒楼之中，变成了真正的欢乐聚会，迎接新年。

我和上海整整相伴了70多年，亲历了上海年俗的演变。但是，透过岁月的烟尘，我仍然感觉到，上海的年俗无论怎么变，有两样东西没有变。

一是吃一顿的年俗不曾变，再精简的过年，还是要好好地吃它一顿，对得起舌尖，对得起辛苦一年的身体。

二是给下一代娃们的压岁钱，总是挂在老人们的心头，临近春节了，想方设法也得给孩子们一点欣喜，毕竟娃娃们是我们的未来哪。

伊说：倘若明天天好，去爬香山吧？约定每月爬一次香山，目的是锻炼自己日渐衰老的腿。

我从来没有在如此好的天气爬过香山。天空湛蓝，阳光洒在树上，疏离的树，茂密的树、半落叶的树——头顶上是简陋的缆车，稀疏地坐着人。伊说：等到了山顶，我们坐缆车回来。登山很累，一步一个台阶，四百个台阶下来，人就有些气喘吁吁了。再往上攀，却是一步一个信心，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我爬爬停停，停停爬爬，身上的棉衣此刻成了沉重又暖和的铠甲，脸上的汗，虫子一般在爬。

回首望，陡峭的台阶像硕大的奖状，看上去像一个惊号；

都是冷

对于绍兴上虞，乡贤、著名导演谢晋的脚步声永远留在故乡春节的时光里——缓慢而不匆忙，从容而不仓促。是的，自1990年的春节起，谢导每年都会回到老家上虞一个叫“谢塘”的小镇过年，雷打不动，风雨无阻。

在谢塘，谢导虽有祖屋，但已飘摇衰败。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他便另外择地，筑造了一座具有江南水乡民居特色的二层楼房。也正是从次年楼房落成起，谢导便开启了回老家过年之旅。

如果说，老家对于谢导是一个港埠的话，那么，过年对于他分明就是一艘彼此约定、过时不候的渡轮。尽管谢导手上总有做不完的工作，但习惯于倒计时工作的他，到了廿九夜这一天，他总是会横下心来暂时做个了断。在他心里，这一天没有比早早赶回老家过年更重要的了。尤其当他一脚落地，听到老乡们“谢导依好！依回老家过年来啦”这亲切的问候时，升腾在谢导心里的不啻是欣喜，更是一泓乡愁！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三十多次接待谢导。通常情况下，谢导一年中间也会回来一两次，但都是出差路过。每每陪他到老家，最多住一宿他便匆匆离去。然而，我发现只要是携全家回老家，哪怕时间再迟，他也是显得格外笃定，连走路都放慢了脚步。难怪，谢导夫人对我说：“谢晋呀，只要回到老家，他就心定神安，连走路都会比平常慢几拍！”是的，放缓的脚步里继续着

谢导被满满的乡亲、乡情陶醉的温暖感、幸福感。过年回老家，对于谢导自是他一年中最期盼的愿望。因为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日、特别的地方，才能让他重温童年时的梦魂，享受团聚里的亲情；也才能让他放下忙碌的身段，放缓匆忙的脚步，让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放飞。缓缓的脚步，显然拦不住他勤劳的双手。是的，他要利用这难得的时光，弥补作为丈夫、父亲因日常忙于工作而疏于家庭眷顾的缺憾。回到老家，谢导一日三餐用的是柴灶，他常在我面前夸赞：“这些灶烧出来的饭菜，就是香。只是，在上海没有这个条件。”他不仅上街采购年菜，还经常下厨掌勺，并教智障儿阿四用柴灶烧剩的余烬煨粥、煨藕。利用晴天，谢导更是与阿四、外孙他们在不过七八十平方米的院落里踢足球、打雪仗，间或替阿四理发、刮胡子。白天，谢导忙而快乐着，但等全家吃了年夜饭，他一回到自己的卧室，便沉浸在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其实，每年春节回老家，对于谢导确乎还有躲开繁杂应酬而给自己留一点时间酝酿下一部电影，并为之找点资料、买书读书积累素材的考量。记得有一年，他说要拍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春节回老家时，他竟花6000元买来了《拉贝日记》等一大堆书籍；而为了拍《茅以升》，他更是找各种资料比较着读，并反复考证。有些计划拍摄的影片虽最终因种种原因而



年年有“鱼”（剪纸） 沈梅芳

疤。古柏树，有一两百年的，树上挂着绿色的铭牌；也有三百年以上的，挂了红色的铭牌。沿着石阶往下走，风一点点也不饶人。这些古柏树上的树瘤，像千百个弹孔，又像失明者的眼睛。几百年来，它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受了多少风雨，多少委屈，多少没有人关心的日日夜夜啊？冬天里，它们招架着无法言说的冷，风打了我几个激灵，而这些古树，一年又一年，默默承受着这山上冬天的冷。树哇，送走了多少代精灵的麻雀，送走了多少代好奇的人生？古树是最真实的生命。我相信，它们是有记忆的，

冷香山

戴荣里

喜欢书画的人对于干支纪年肯定十分敏感，其中不少人都有一个本领，即一见到画上的干支纪年就能反应出具体是哪一年。还有的人则会准备一张小卡片，其中列出了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对照表。

中国文化五千多年的传统，和今人的生活有些渐行渐远，其中天干地支是其一，繁体字是其二，在书画艺术中这两个又是不能绕开的元素。曾经参加过一个青少年书画大赛的筹备工作，评委会中就有老师提出，来稿书画必须用繁体字创作。

关于癸卯兔年，我首先想到的是书画篆刻家来楚生先生。他生于一九〇三年癸卯年，今年癸卯是他双甲子诞辰，期待有纪念展览让我们一饱眼福。他的肖形印独步印坛，有一方兔子的印章上面有“癸卯”二字成为经典，边款文字有“己丑兑自制，时年四十又七”。肖形印在书画作品上使用得并不算多，一般而言，这类不大使用的印章很难立得住、留得下。来先生的肖形印完全凭借自身的艺术性而立足。

中国传统以干支纪年来纪念大事。比如甲申之变是明代覆灭的一六四四年，郭沫若还有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推翻清朝的武昌起义发生在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此外还有“戊戌变法”“辛酉政变”“庚子赔款”等等。一九〇四一月，由于还未

未能搬上银幕，但谢导为拍电影而认真读书、细心思考、反复考证的品质，终令我们感动。

只要谢导回老家过年，大年初一上午九点半左右上门慰问，这是上虞领导班子的惯例。只要在会客室一落座，谢导便急着招呼阿四给我们端上从煨粥甑里煨制的莲藕，并自豪地向我们推介：“这可是咱家阿四亲自用煨粥甑煨出来咯。”而阿四似乎也心领神会，他赶紧接过父亲的话茬，一边端着盛了莲藕的碗送上来，一边羞红着脸轻声地对我们说：“老好吃咯，老嫩老糯了，徐快吃快吃！”于是，在藕香果甜的簇拥里，在谢导阵阵爽朗笑声中，我们更能听闻谢导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独到观察，对乡情乡谊乡愁的无限感叹。

过年了，老家早已斟满谢导爱喝的女儿红，也备就了他喜爱的谢塘豆腐干、白马湖螃蟹、长塘冬鞭笋、下管“家里猪”，只等他像15年前一样放缓匆匆的脚步，携全家回老家过年。

么规矩。古人能在盘桓的历史中留下征战的痕迹，对现代人已是恩赐，在这我未走过的山道上，我发现了很多古树和高高的土台，或许，这里在某个朝代，是个高歌舞袖的所在，而今，我们只能透过参天的大树，来猜测历史的玄机了。

路过香山饭店，伊凑过去看，这里原来是行宫的所在地。外墙上，挺拔着几棵参天的松树，是地力旺盛的象征。人被自然所迷惑，自然又增添着人的神秘感，人与人之间，凭空增加了若干未知数。

抵达山根，却没有半点疲劳的感觉。想当年，我爬山到中途，却是全身散了架一般。

远山如黛，阴影中的香山，却是冷成一块铁了……

癸卯断想

施之昊

过年，故而还是癸卯年，满清政府颁布了近代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系统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它分为“三级七段”，整个学制长达二十五年，包括初等教育九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中等教育八年（中学堂五年、高等学堂三年）、高等教育八年。它改变了清末学堂各自为政、互不关联的局面。

每年伊始，许多篆刻家都要刻纪年印。“癸卯”二字自有奥秘。“癸”字的篆书很漂亮，像两把交叉的叉子，做一个品牌的图标真不错。不过这个字的篆书很像“兰”字的篆书，很容易混淆。“卯”字的写法很容易和“酉”混淆，要是不加辨别，对于确认具体年份遗患无穷，对于学术研究的风险不言而喻。卯（卯）、酉（卯）二字写法应当引起注意。“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古文酉，从卯。卯为春门，万物已出；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

平日看书画的时候，见到和当年同一“纪年”的作品时总会多看几眼，算算六十年或者一百二十年前是哪一年，遥想一下作者当时的心情与境遇，俯仰古今，嫁接人我。

山谷间的溪流，清如水镜，蛇一样地蜿蜒，仿佛有一双仙子撒开长长的水袖，轻轻拨动水做的弦，就此，天籁般的乐音轻柔漫卷，在天地间蔓延开来。终于，水路越来越开阔，水势越来越凶猛，水流越来越湍急，在高潮处推开一重巨大的门，成就了李白笔下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的壮观景象！放眼看去，透亮的一片天地外，是更开阔的河流，而这条河，一路奔涌着，气势宏伟，汇入了远方浩瀚无边的海洋！

那挺拔的山，一座又一座，连绵成起伏的山脉，巨人般，傲然屹立于天地间，他们，是天上的仙人，以山的形态，亮开嗓子，喊出另一种撼动天地的高音，声声激昂，里面包含了珠穆朗玛峰般的巍峨与神秘，让人驻足仰望，连连慨叹自然的鬼斧神工，渐生敬仰之情，心潮澎湃起伏，浮想联翩。

茂密的林，独领风骚。原始森林稠密深邃，林与藤蔓神秘交缠。森林的深处，有不可知的存在，和你一起，观天象，思雨晴，迎朝阳晚星；人工森林疏密有致，蓬勃向上。林间有栈道，走在上面，可以让自己与林木并肩。林间有木屋，住进去，可以与星月对话，说尽无限的思绪。林间有河流，可以近岸赏清荷，浴身心的清与澈。

无论是什么样的森林，它们也是如一群群随着季节的变化，着绿衫、黄衫或红衫的仙人，借着风势，唱着属于自然的欢歌。有时，风声、雨声、动物的鸣叫声、昆虫的唧唧声也加入进来，齐声铸成连绵的声浪，一层层，一波波，推动了自然万物生命的铿锵律动……

沉沉的黑夜之后，天边露出鱼肚白。从大自然的深处响起了一声悠长的呼唤，那声呼唤由沉闷渐转清亮，在天地间悠扬传播开来。接着，一切都苏醒了过来。此起彼伏的嬉笑声、欢呼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融于深深远远的山山水水中。

夜光杯



边看边聊

山水间
杨龙美